

劉賓客嘉話錄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卽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

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
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
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劉賓客嘉話錄

唐 京兆韋 絢 述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
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
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
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
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
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
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

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
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
詩曰峇嶢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
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
不見錫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卽今賣
錫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錫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
一饒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饒字不敢爲之常訝杜員
外巨穎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旣遭孤老

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
率爾道也刑部侍郎從伯伯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
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
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
償之欣然持饒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
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旣
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
成大噓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

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大符已下數月多少卽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旣拜果百日而罷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况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卻得一刺史不久勅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

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弔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卽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員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閒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日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眾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不過卻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諸公驚

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大經一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旣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憂聞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意在己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

嘿然不樂旣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殆前進士己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得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眾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正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離虔州後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帥臣豈不呼陛下爲崽郎聖

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宏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

德宗降三日元宗立於高階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縱抱德宗來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元宗一顧之曰眞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崽郎亦一徧到此來裏及

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繇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太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夫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

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孤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
乃言日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
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胸臆

屈下
音忍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
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閒語我致政之後必
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襪衫入

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
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
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
吾計中矣計者卽自污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始得
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知是誰曰大是
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
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

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齎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眾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棊之蒞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萄因張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爲蒞稜耶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杞陸丞相贄張丞相宏靖李丞相藩皆云竝爲宰相旣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徧不應亦且恕至第三徧不應卽任郎中員外下手插打得插打爲造箭者插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

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曰信矣三屬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及過面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對然咫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旣出身自白皎然惟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有羣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雛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旣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墉道士

葺爲藩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已復有
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
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梁公碑對立其
災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
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
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
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鬢氣息惛然忽有一年少道士
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
便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之於瘡
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蒼黃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
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竝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
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閒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蝸
殼爲徽其閒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
十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誥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

荀輿嘗寫狸骨方狸骨理勞方也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

嘉祐遠牧方州不記去處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勅張

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

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

王平南真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

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

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搦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皋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皋大喜贈羅八百疋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開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與者欲窘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秦者

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古鐫字皆須妙

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

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爲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舒州瀟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早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掣不

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

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之禳災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

王方慶琅邪王

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

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帖在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閒今有大翮山小翮山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張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幾度見

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尙書寶惜有年矣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閒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鴉掠之而去羣眾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畫壁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皇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皇子入手卽化成紫金羽毛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來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

鳳翮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癘爛鳥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鳥鳥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旣去眾鳥爭集無通驅者潛以此纛上晉武靈王晞晞薨以觀眾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遶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
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慧
卽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鷓鴣亦是胎生
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只知
鶴胎生不知鷓鴣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緣鷓鴣
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其鶴食腥
穢更甚于鷓鴣若以色黑于鶴則白鶴千萬年方變爲
元鶴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鷓鴣之

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鷓鴣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
故也若使鷓鴣如鶴之長見卽鶴亦如鷓鴣矣以少爲
貴世以不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
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鷓鴣之謂
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餅之處熱氣
騰上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
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

子乃出之勅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真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二李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

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王縉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枉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公曰盧華州子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

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竝命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

果如季子之說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趙相璟之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著慘服立旣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

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餒謂人曰某不敢喫請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良久低頭然諾多不可具載

楊國忠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噓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旣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畱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善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

一之有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郗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元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于史氏出於則天時壁州刺史鄭宏慶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時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畱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糾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閒時把他堂印將去又

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子與竇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歡宴後三人相代爲夔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于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桓元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污處元不憚自命賓不設寒具

昌黎韓昶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敘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閒江東諸寺各畱一本智永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萬人來覓書兼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自製銘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閒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文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攜往初無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于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卻歸館于燭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逡巡齋程試入

而以書帖出投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遽以錢送詣興道款門久之更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尙書牧宏農日捕獲發掘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開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贈死盧氏南川有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盃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皆

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國貴人家矣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妃者死于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于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卽此墓果何人哉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鋌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鞞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于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

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舊宮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謝眺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字用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閣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畱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每

以此嘲之于是諸僧聚錢十萬資閣立本作醉道士圖
今竝傳于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竝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
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掐琵琶是
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
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
議謚爲謬昂子彥伯於眾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家君
執仇讎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五百
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
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
作者亦深可尙褚喜而退

盧承慶尙書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
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盧重

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過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若神仙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勤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言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

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尙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左史東方虯每云二百年後乞徐與西門豹作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安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于時故隱其名氏云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日鬪草欲廣其物色令騎馳取之又恐爲他所得用剪棄其餘今遂

無

洛陽畫匠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驛犢有白文于背曰是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甯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

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甯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鷓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畱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

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鑪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閒人戲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歐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鳴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用而無益於事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禮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許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始也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

罕見全錄園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於昌化
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
旦海陵卞園謹書